

成龙 杰夫·杨 著  
陆航 陆承艺 译

# 我是谁 成龙自述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25.78  
C61



# 我是谁 成龙自述

成龙 杰夫·杨 著  
陆航 陆承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045302

4-8802

特约编辑 孙建越  
责任编辑 曹利群  
封面装帧 李树德

I AM JACKIE CHAN  
MY LIFE IN ACTION

Copyright © 1998 by 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8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 19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我是谁

——成龙自述

成龙 杰夫·扬 著

陆航 陆承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66,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 - 40,000

ISBN 7 - 208 - 03089 - 8/G·566

定价 25.00 元

谨此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是他们将我带进了这个世界。

献给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影迷

是他们的关爱和支持，

造就了我的今天。

# 译 序

**成**龙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

成龙的武打，已经由电影、电视、报纸和杂志等媒体广为传播。

关于成龙的家庭情况、出生经历、成长过程以及事业等，各种媒体都曾连篇累牍地做过介绍。甚至有人以传记的体裁出版过专著。但是其中多有失实之处。各种传媒更是以讹传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1998年9月，成龙的英文自传《我是谁——成龙自述》终于面世，廓清了流传海内外的各种谬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成龙家境贫寒，出生卑微。他从小习武，开始涉足梨园，继而转入影圈。从此便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初入影圈，成龙只是一名特技人。他所从事的工作，不过是给大明星做做替身，跑跑龙套。不久，香港电影界发生了变化。娱乐片几经风雨，趋于衰落。功夫片却越来越卖座。成龙凭借过硬的武术功底，扎实的表演才能，很快在影坛崛起，成为李小龙之后又一个熠熠闪亮的功夫巨星。不仅在中国和东南亚声名鹊起，深受喜爱，而且还传奇般地打入欧美，风靡全球，成为问鼎好莱坞的巨擘。

设想一下今天的成龙，如果当初他不涉足影圈，那么，他肯

定不会有现在的辉煌。

成龙把拍电影看作是他的生命，把它放在第一优先的地位。《我是谁——成龙自述》正是以此为主线，通过主人公的自述，将他的喜、怒、哀、乐和流血流汗的经历真实地奉献给了广大的影迷和读者。使人读起来感到真实、感人、亲切，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自传，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传奇人物成龙很有帮助。

译 者

1998年11月7日

# 目 录

## 译序 / 1

我是成龙 / 1

小主人 / 6

家史 / 12

上学 / 22

第一次外出 / 28

学业的诱惑 / 33

戏剧生涯的开端 / 39

第一次分别 / 41

我的兄弟, 我的敌人 / 46

从贵族到平民 / 49

艰苦的训练 / 54

新的座次 / 63

大独裁者 / 69

鲜血 / 72

中心舞台 / 79

第二次分别 / 85

小王子 / 94

物有所值 / 97

抽烟治病 / 105

被选中的人 / 112

小幸运儿 / 116

不幸的明星 / 125

午夜的袭击 / 137

搭车 / 142

殴斗 / 145

秘密 / 151

摔伤的悲剧 / 155

成长 / 160

第三次分别 / 163

年迈的师父 / 166

安身立命 / 167

街景 / 173

女人和其他神秘的东西 / 176

心灵之约 / 186

心病 / 193

心碎 / 196

龙虎武师 / 204  
特技人 / 210  
高风险 / 212  
你好, 师兄 / 221  
简单任务 / 231  
龙争虎斗 / 234  
龙拳 / 243  
万人之上 / 249  
弃业出走 / 258  
新的开端 / 262  
再次出走 / 270  
陈氏组合 / 275  
重操旧业 / 283  
进见罗维 / 286  
成龙出世 / 291  
木人和陈志华 / 300  
创作笑料 / 305  
转折 / 310  
罗维的失败 / 322  
成龙之争 / 329  
嘉禾小子 / 336

西部之旅, 第一部 / 351  
初到美国 / 354  
挣美元 / 364  
与媒体的接触 / 369  
回家 / 377  
爱河中的年轻武师 / 381  
有得必有失 / 391  
兄弟情深 / 395  
三个火枪手 / 397  
恰逢其时的婚姻 / 404  
海外的兄弟 / 414  
西部之旅, 第二部 / 418  
影片制作 / 423  
西部之旅, 第三部 / 435  
尾声: 信仰的飞跃 / 445  
  
我的十大特技 / 447  
我的十次打斗 / 451  
我的伤情一览表 / 454  
我的电影作品年表 / 457



# 我是成龙

**我**站在空中，荷兰鹿特丹一幢玻璃和钢筋结构的摩天办公楼的顶上。从我到下面钢筋混凝土路面之间，楼高 21 层。我将表演我的拿手特技。

我就要跳了。

我的特技同行告诉我：落地是安全的——不，并不安全。不过，也许离死亡还差一点。当然，他们仅仅试过从 16 楼往下跳。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在制作室观看拍摄的电影胶片时，我感到，从 16 楼往下跳是完全可以的。

太……有可能了。

我的制片人毕竟还在向新闻界记者大吹特吹这将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绝技。如果我不能实践我对新闻界的宣传，那我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那我就不是成龙了。

所以，不管制片公司的导演、同行和动作指导如何劝告，我还是决定将特技表演再提高 5 层楼。

我这 45 岁的身躯将要从 60 多英尺的空中向下滑落。

摄像机将要摄入几秒钟的骚动。

狂热的观众将会发出一阵尖叫。

公式就是那么简单：我的朋友和家人越是担惊受怕，我的崇

拜者就越是感到满足。对我来说，他们至关重要。他们来到剧场，就是渴望看到一个英雄。他们有的幸灾乐祸。有的看到死人，只是俏皮地使使鬼脸。有的真正流露出他们唯一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不过，有人说过，决不要站在鹿特丹的楼顶上。他决不从摩天大楼的边缘眺望楼下250英尺的泡沫塑料垫子。从这里看到的垫子，就像一张邮票。当我伸出双手放在面前，正好可以把它完全遮住。

无论哪位先生，对不起了，我要和你们唱反调了。不过唯一害怕的东西就是害怕本身。而且用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到达地面时，在你和抢救室之间除了几英寸泡沫塑胶外，一无所有。

我感到累了。

我感到心脏就好像是块石头。

我的身体向我尖厉地叫喊着，抗议我在过去40年中对它的虐待。我甚至无法判断有些部位是否正在埋怨我是如何糟蹋它们的。尽管成群结队的人围着楼下转来转去——数百名荷兰海军陆战队员、消防队员和警察，紧张地朝天望着，我还是独自寻思着：这一跳真的有必要吗？

但是，问题一经提出，我立即回答：有必要。

因为这一跳非同寻常。

这不仅是为了影迷和专爱非议的人，也是为了售票处那张图表。

这是为了我的师父于占元。一周前，他被安葬在洛杉矶。

为了参加葬礼，我从荷兰赶到加利福尼亚。这使我忍痛割爱，停下了影片的制作。嘉禾为此损失了几乎25万美元。何冠昌非常明白，即使对他来说，每个浪费的美元，就像流掉的一滴血液，但是他明白，他不能叫我不去。

我记得，一个战战兢兢的7岁小孩，抓着他父亲的手，走进昏暗而又多尘的中国戏剧学院的大厅。他看到少男少女们跳跃着，翻着筋斗，而且发出尖叫声。天堂——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永远！”小孩一边回答，一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他叫他父亲走开，走过去抓住师父长袍的袖边……

在此后的十年里，我在师父手下流血、流汗和哭泣。当晚上去睡觉时，我诅咒着他的名字。早上醒来后，我把对他的害怕和仇恨咽下肚子，他需要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浑身的伤痛，甚至死亡来满足他的需要。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识到他又将这一切更重地回报给了我们。

是于占元造就了成龙，因为他，我才能做着今天的事，成为今天的我。所以，这一跳是为了纪念他，这是最后一个感激的行动，最后一次迎接挑战的表示。

有人拍拍我的后背，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会意地勉强点了点头。拍摄现场一个要求肃静的声音传了过来。突然间，唯一可以听见的就是风声、耳中血液奔流的声音，以及心脏像猛击大鼓一般的声音。

“摄像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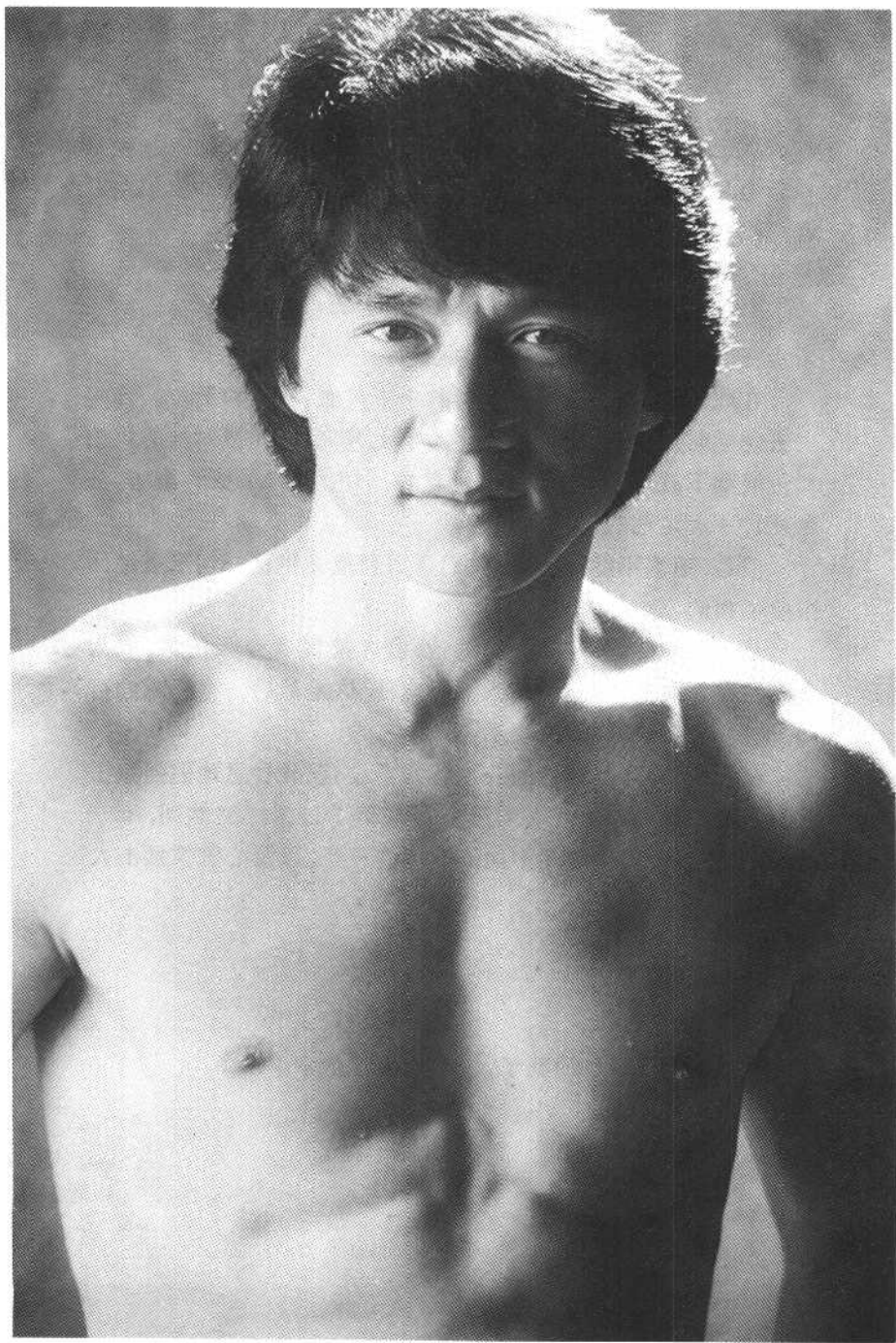
“开机！”

“开始！”

我憋住剧烈搅动的肚子，一头扎进了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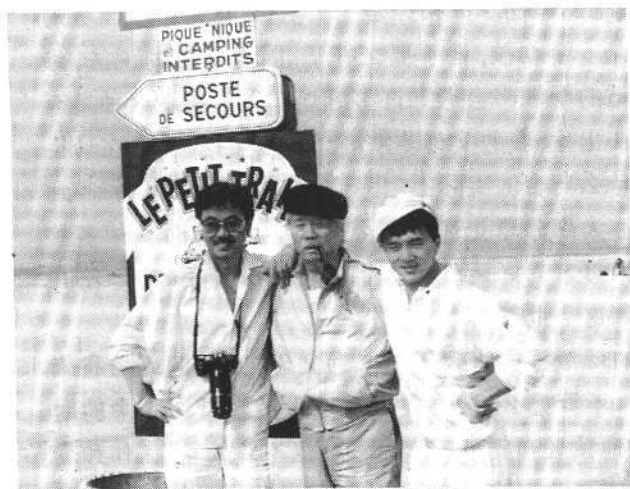
我飞跃着。

我记得……





周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左起顺时针方向):陈自强、父亲、我、母亲。



为使拍摄《龙兄虎弟》时所受的脑伤得以康复,我去欧洲旅游。这是我和陈自强(左)以及父亲在法国。

# 小主人

**我**生于1954年4月7日，是陈志平和陈丽丽的独子，他们给我取名陈港生，意思是“出生在香港”的陈。

我估计，我的父母在取名时并没有什么独创性。也许只是为了庆祝他们如释重负地到达香港。香港充满了希望，是一个安全繁荣的地方。新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根据中国的历法，1954年是马年。按照迷信的说法，马是力量、雄心和成功的象征。如果你是一个男孩，这是一个出生的好年头。如果是一个女孩，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传统的说法，母马为了找到合适的配偶将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我在这种具有幸运象征的年头出生，我的父母非常高兴。当然，我出生在马年几乎算不上是什么巧合。实际上，我赖在娘胎里不肯出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大部分婴儿怀胎九个月就会分娩，而我却多赖了三个月。后来母亲只好请外科医生做了剖腹产手术，才使我又踢又叫地来到这个世界。

也许是我的反叛特色使我拒绝来到父母之中，抑或是我未来生活的先兆。不管怎么说，当我舒适地生活在母亲腹中的时候，我不受干扰地独处和安睡，不要索取，也不要战斗、工作和受苦，就可以得到所要的食物。实际上，说句老实话，那三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安逸的时候。

外部世界没有什么等待着我。5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艰难而又动乱的地方。我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如此贫穷，我们仍然为能够幸存下来而感到幸运。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个岛上，在新奇陌生的社会中，我的父母还有一份好工作。我们中的许多难民，到达香港时，除身上的衣服和记忆中的一路坎坷外，一无所有。他们居住在贫民区的棚屋里。为了生存做纸花或价廉的小玩艺儿。这些都是不大为社会所接受的危险的营生。

这种时候受穷实在糟糕。（但是，什么时候受穷不糟糕呢？）随着新移民的增加，香港膨胀的人口自行分成了两部分：意志坚定的和绝望挣扎的。一方面，有些人信守香港约定俗成的哲理：努力工作，就能生存；工作得好，甚至还可能发财。但是，另一方面，在城市的下层，新来的许多伙伴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犯罪和恐惧。

我们属于第一种——幸运的群体。来到岛上不久，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找到了工作，受雇于法国驻香港的大使。大使是一个善良的先生，有一个温暖而又充满爱的家庭。父亲成了大使的厨师和勤杂工，母亲当了看门人。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在香港下层粗俗的大街上，而是在维多利亚山顶的斜坡上的公馆里。这里有富人、名流和有权有势者，还有我的家。

我记不大清房子的样子了。

我记得，房子很大，也很豪华。在前排的房屋里，穿着考究的西方人（有时还有中国人）聊着天，喝着茶，欣赏着音乐；楼上是大使一家的活动场所，宽大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敞开的窗户，透进山下的城市之光。但是，我不经常看到房子的这些部分，比起我家居住的地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家在公馆的后部。一扇小门，将微风和光线与我们隔开。打开那扇门，你就会发现你是在一个狭长的厅堂里，它的长

度和房子一样——是我们这个天地的过道。走廊里通常很暗，只是开饭的时候除外。所以，根据味道和声音比凭光线更容易找到你要通过的路。

让我们迅速地环顾一下我们的世界。

在你的右边，走廊尽头第一个门：切菜和烧灼的声音，偶尔的诅咒声，烤肉和花生油烧菜的香味。这是厨房。我父亲上午和下午待在那里，为大使一家准备食物。从父亲那里沿着走廊往下走，传来了流淌着的细流轻轻的溅泼声，以及哼唱民歌美妙的音调——那是我母亲的洗衣房。她要在那里浆洗堆积如山的白色亚麻织物和大使全家高级漂亮的衣服。接着，是焚香、毛料和干草席的味道，婴儿轻微的呼吸声，这就是我家的房间。我和父亲、母亲都睡在这里。

我们的房间很小，也不是你可能认为的那么舒适。没有窗户。墙壁和地板很干净，但是没有壁毯和地毯。家具都是父亲亲手做的，不大像样：一张双层床、几张凳子和一只放东西的大箱子。父亲和母亲一起睡在双层床上部，我睡在下面的床上。从上铺，你可以伸手摸到天花板。跨四大步，你就可以从这堵墙走到另一堵墙。

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初6年所了解的全部家庭情况。尽管房子拥挤，陈设简陋，我在那里生活得还算开心。实际上，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我这个家到底有多好。

另一个被我叫做家的地方，将会使我们的房子看起来像宫殿一样。

但是我还没有全部介绍完我们的住所。沿着走廊走到尽头，你将会听到苍蝇嗡嗡的叫声。一闻到发霉的过时食物，你的鼻子就会皱起来。大厅尽头的这间凹室是垃圾房，全家的垃圾白天储放在这里，夜里才把它清理掉。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这间房子。后来越来越了解这间房子存在的必要性。

我说过，在我出生前，我就开始给父母捣蛋。根据我的看法，在我所做的所有令人感到刺激的特技动作中，还没有一件可以和母亲的成就相比——怀孕整整一年，居然生下一个 12 磅的健康婴儿。我父亲说，他平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婴儿——他和母亲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炮炮”，汉语的意思就是“炮弹”。我相信，母亲没有让我自然生产一定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我安全而又顺利的出生是要付出代价的。给我母亲剖腹产的账单是 500 港元（大约 26 美元），而我父亲的积蓄不够付清这些钱。给母亲做剖腹产的女医生对我一定也有很深的印象。她后来走到我紧张的父亲面前，谈起了买卖。她对我父亲解释说，她没有小孩，并且知道我父母没有钱。如果父亲同意她过继我，她愿意支付母亲剖腹产和住院的费用，甚至还可以给我父母另外支付一笔 1500 港元的过继费。

我不会因为父亲为此思索了很长时间而发怒。那个时候，2000 港元是一大笔钱。穷人的小孩通常是送给有钱的朋友和亲戚抚养的。由于那位女医生可以让我体面地长大，那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是他们在香港新开端的象征。我带着幸运的预兆出生，而且既大又健康。我父亲回家向他的几个朋友讲起女医生的想法，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我有些与众不同，是个怀孕 12 个月、体重 12 磅的婴儿。如果我长大以后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他就会因为抛弃我而永远感到遗憾。父亲的朋友借钱给他，让他还清了医院的欠款（在此之前，对医生熟练的外科医术和慷慨的开价表示了感谢）。父亲把我和母亲接回家中，住进了山顶那所大房子。